



白金

大家小絮

张克澄

二战接近尾声，盟军从西面逼近柏林，父亲离开柏林到哥廷根和妻子及女儿团聚，租住在母亲师兄玻尔教授家。

盟军一踏上哥廷根，归心似箭的父母立即着手准备回国，联络到瑞士短期工作，也拿到了签证。

玻尔夫妇设宴为父母饯行。席间教授提起时局不胜悲观：战争即将结束，德国也许将不复存在……父母想不出什么话可以宽慰他，气氛一时很压抑。玻尔太太捧出一个绒布包放在桌上，忽然掩面啜泣。父母有些手足无措。玻尔同情地看着太太说：盟军有令，德国人不许持有贵金属，我们可能被抄家……这是我们多年来积攒的白金，恳请你们把这些白金带出德国。如果德国能平安无事，你们再设法还给我们，要是德国亡了，这白金也没用，就算送给你们了吧！父母一听这话就蒙了，责任太大！母亲陆士嘉素具侠义，心想不就是带点白金嘛，想办法还给他们

便是。父母交流几句接了过来，共 1.75 公斤，沉甸甸的。

白金出德国途经瑞士法国越南，漂洋过海到了中国，一路畅通无阻。战后的德国虽没有灭亡，却被苏美两大阵营人为分成了东西德两个国家，互不往来。中国和东德属一个阵营，哥廷根在西德属另一个阵营，彼此不通音信，无法物归原主。东西倒是带出来了，却成了父母的心病。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十年过去，到了 1956 年。东德德累斯顿高工的霍夫曼教授访华，父亲接待时照例询问，认识玻尔教授否？未成想这位教授竟告知玻尔教授现在是西德科协主席，他们不但相识，而且不时在西柏林开会见面！父亲大喜：我有些玻尔教授的旧物请你带回去转交给他，可以吗？答复出奇的痛快：没问题！连带什么东西都没问。

父母分别向自己所属的党组织汇报此事。清华接谈的是何东昌，北航是武光。答复

一致：好事，展现了中国人做事有始有终的诚信，应该物归原主。

数月后，父亲收到了玻尔辗转寄来的信，不仅感谢他们送还白金，还承诺如果父母将来送女儿（不知我之存在）去德国留学时愿意负担她的学费和生活费。

压在父母心上的大石终于落地。

有知情好事之徒在文革中将此事用大字报揭出，扣了一堆帽子：特务、卖国、走私，不一而足。

海关总署来车来人将母亲从家中带走。到了办公室，一位季科长开门见山：陆教授，您曾经托人将白金带出国，有这回事吗？

母亲点头承认。

季科长接着说，您入境和出境时都没有申报，按照海关规定，这属于走私行为。

母亲一听吓了一跳，遂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个详细。未了说，受人之托忠人之事，

这白金本来就是人家的，我们不过是代人保管。你们看该怎么处分我吧？

季科长笑着解释，您误会了！我们请您来，是想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堵塞漏洞，没有要处分您的意思，我们好奇您是如何避开海关的火眼金睛？

母亲松了一口气，笑道：因为是人家的东西，所以过海关时没当回事，一点也不紧张。我想那位霍夫曼教授也是同样的心理。

季科长立即反应过来：看来外宾这里是个漏洞，要加强管理！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父亲担任了首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中国委员，常去巴黎开会。有此便利，萌生了重访德国（西德）建立中德文化交流的想法，经汇报争取，终于成行。

得知父亲来访，玻尔教授把自己的弟子全部叫到家里宴请父亲。两个老朋友见面紧紧拥抱。玻尔并没有马上向学生们介绍父亲，他牵着父亲的手走进了地窖，取出了一瓶年份最久远的1842年的摩泽尔葡萄酒。学生们一片惊叹，这可是教授的镇窖之宝，这么多年来只闻其名未谋其面！

玻尔教授亲自开瓶，给每人倒上一点，然后举杯郑重地向大家介绍：这就是我常常跟你们说到的诚实的中国人，张！今后他不管有什么要求，你们都要尽力帮助！今天，让我们

为张干杯！为德中友谊干杯！

学生们这才知道父亲就是归还白金的人。诚实、大义从此成为父母身上的烙印，并在德国学术界迅速传开。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何东昌率团访问西德。父亲知道后，请他到家里来一趟。何行前事多，一时抽不出时间，心想回来后再去也不迟。

待他访问回国，一放下行李便急匆匆赶来。进门就说张先生真后悔走前没来，差点误了大事。原来，何一行在西德参观时，一些感兴趣的敏感单位不对中国代表团开放，令他们十分扫兴。闲聊时，德方领导问起既然是教育界人士，张为什么没来？机灵的何东昌立即意识到父亲在德国的影响力，马上说张维先生原是要来的，因为事情多脱不开身。我是他早年的助教，他嘱咐我向德国的老朋友问好。您认识张教授？那位一听，态度大变，马上说我是玻尔教授的学生，也是西德的科协主席，西德好多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都是玻尔教授的学生和朋友，老人家交代我们，张的要求，我们都要尽力帮助。既然您是张的朋友，有什么要求，只管提吧！此后，何一行打着父亲的招牌，一路畅通地完成了访问。

父亲笑眯眯地从屋里拿出一个信封说，我本来写了这份名单要交给你的。

何东昌打开一看，是要参

观单位的负责人名单。他幽默地说，张先生，我这部长头衔没您的面子大啊！幸亏我反应快，不然好多地方都看不到，这趟就可惜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父亲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学半年，考察研究工程教育。其间抽空去MIT闲转，本不想惊动任何人。不意在图书馆见到几本好书，爱不释手，遂致电师大附中学弟林家翘，欲请他代借，却无人接听。情急之下，向馆员索教员名录查阅，冀能找到熟人施以援手。突见一玻尔教授名字，即致电询问：请问您与哥廷根之玻尔教授可有关系？对方告之是其儿子。父亲大喜，亮明了身份。小玻尔闻之，立即奔来相见。不但帮忙借了书，还告诉父亲自己来美留学的费用正是用的那些白金。

父母相继去世，故事本应到此结束，然而余绪仍在。

2002年10月，清华工业工程系的郑力教授和几位同仁访问亚琛高工。到达当天，便有亚琛高工的一位老教授请他们一行到当地一家最古老的餐厅晚宴。餐厅非常漂亮，又有历史感，大家颇有受宠若惊之感。老先生来了就问：张在哪里？看到张伟，一脸惊讶，但也没说什么，席间还向郑力等介绍了亚琛的历史以及亚琛与清华的关系，讲了不少我父亲的故事。事后才知道，那位老教授是把张伟当成张维（汉语拼音也是Wei Zhang）了！